

## 略论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

佟德富 班班多杰

藏族是我国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她和其他民族一样，对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藏族又是我国历史上抽象思维发达的少数民族之一，她有着丰富的独具雪域高原民族特色的哲学思想和文献。对我国哲学史的发展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本文试图就古代藏族的宇宙观念作一粗略分析，以求教于前辈和读者。

### （一）关于“斯巴”<sup>①</sup>生成的朴素观念

一部认识史告诉我们，人类的祖先在提高对外部自然界的控制能力和占有能力的欲望和实践的推动下，在好奇心的促使下，往往喜欢探讨诸如天地缘何而始，人类从何而来，包容人类和万物的宇宙是什么样的等等一些带根本性的重大问题。他们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便是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这些神话反映了他们最初的哲学宇宙观的萌芽。

任何发展阶段上的民族都有反映自己哲学宇宙观的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由于各民族发展水平不同，民族形成早晚不同，因而文明发展程度也不同，加上各民族的生活条件和生活方式、地域、风土、民情等各不相同，所以，反映其宇宙观念的开天辟地的神话，就不能不具有浓厚的地域色彩和强烈的民族特色。当然，也有简单与复杂的区别。孕育在其中的哲学宇宙观，自然也

就有深浅之分了。但是，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宇宙观念，这是毫无疑问的。我国各民族都有关于天地起源的神话。汉族有所谓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在徐整的《三五历记》中有：“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的记载。在这段生动有趣的记载中，不仅反映了汉族先民极为丰富的想象力，也反映了他们原始的哲学宇宙观的萌芽。

藏族古代史上也有关于天地形成的神话，天地、宇宙，藏语叫“斯巴”，所以，古代藏族先民用《斯巴问答歌》的形式来说明天地的起始和万物的来源。这些神话传说极为丰富，它包含着天真烂漫的幻想，充满了意味深长的哲理，具有动人心弦的魅力。《斯巴问答歌》中有这样的记载：

“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天地分？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阴阳分？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请问谁把汉藏分？’

答并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大鹏头上有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太阳头上有什么？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分开汉藏是皇帝，皇帝头上是什么？’

答并问：‘最初斯巴形成时，天地混合在一起，分开天地是大鹏，大鹏头上有犄角，你说头上有没有犄角？最初斯巴形成时，阴阳混合在一起，分开阴阳是太阳，太阳头上有位更登佛，你说头上有无更登佛？最初斯巴形成时，汉藏混合在一起，分开汉藏是皇帝，皇帝头上有个珊瑚顶，你说头上有无珊瑚顶？’”

这种说法是把最初天地的形成，阴阳区分的根源归之于“太阳”、“大鹏”之类的自然物质，而不是由某种神灵随意创造或分开的，这无疑是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唯物主义自然观的萌芽。至于说到太阳头上有无更登佛的问题，这是后人加上去的，我们

从《斯巴问答歌》的整个内容来看，它形成较早，没有受到佛教的影响。

藏族先民在这种朴素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指导下，对生活中经常碰到的各种自然现象和事物也同样作出唯物主义的解释，对高山、道路、大地是这样描绘的：

“问：‘斯巴宰杀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哪里 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放哪里？我不知道问歌手。’”

答：‘斯巴宰杀小牛时 砍下牛头放山上 所以山峰高耸耸；斯巴宰杀小牛时，割下牛尾放路上，所以道路弯弯曲曲；斯巴宰杀小牛时，剥下牛皮铺大地，所以大地平坦坦。’”

藏族是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游牧民族，牛羊是他们生活中最熟悉的客观对象，因此，他们用牛的角、尾、皮等作为耸耸高山、曲曲弯路、平平大地形成的本原。这种解释虽然极原始、缺乏科学性，但从原则上讲，它包含了朴素唯物主义的萌芽。

他们不仅用这样朴素的观念解释了山川、大地的形成，也用同样的观点解释了藏族生活中一刻也不能离开的架锅石、烧柴、水等的来源，《斯巴问答歌》中有这样一段：

“问：‘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 在连火石大的石头都没有的地方，游牧人民用啥来做架锅石？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鞭把长的木头都没有的地方，游牧人民用啥来做柴禾烧？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一点滴水都没有的地方，游牧人民拿啥来当饮水喝？’”

答：‘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火石大的石头也没有的地方，挖了草皮来当架锅石；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鞭把长的木头都没有的地方，割了边麻来当柴禾烧；最初斯巴形成的时候，在连一点滴水都没有的地方，取来白雪当饮水喝’”

所有这些描述朴实无华，充满了雪域高原气息，这里找不到上帝、神灵的安排和创造，有的是用他们自身所熟悉的事物来说明万事万物产生的原因。应该说，这里萌发着藏族最古老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幼芽嫩叶。

自公元 7 世纪，佛教传入藏区以后，佛教唯心主义的思辨哲学渗透到藏族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取代了藏族特有的哲学思想，并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从此以后，藏族哲学思想的思辨性和唯心主义色调更加浓厚了。直接采用了佛教关于宇宙生长的神话。比如在《西藏王统记》中这样描述了宇宙的形成：“最先，此外器世间，其体虚空，无有边际。嗣乃于中，十方风起，互相鼓盪……”<sup>②</sup>形成天地及其万物。这里已明确地把“虚空”当作了宇宙本原、母体、第一性的东西。至于虚空是什么，神话里没有交待，记载中也没有说明。但是，从整个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神话故事来看，这里的“虚空”已不是初期佛教那种无“粗色”、有“细色”的“极微”世界，而是一种纯粹的空无世界，天地就是从这种“无”中生出来的，这显然是一种无中生有的佛教唯心主义的本体论。列宁说：“在自然界和生活中，是有着‘发展到无’的运动。不过，‘从无开始’的运动倒是没有的。运动总得是从某个东西开始的。”<sup>③</sup>而这里所描绘的从“虚空”开始的运动，把宇宙的本原归之为“虚空”的宇宙本体论，是佛教一切皆空的虚无主义观念在世界本原问题上的哲学表现，它与《斯巴问答歌》相比，对宇宙本原的回答更概括、更深刻、更富有哲理性，因而更前进了一步。

关于天地万物怎样生成的问题，《西藏王统记》有这样的记载：在无边无际的虚空中“十方风起，互相鼓盪，为风十字，更成风轮，其色青灰，其质坚硬，其深六千亿由旬，<sup>④</sup>其广则无可计数。风轮之上，有水积聚，成为大海……大海之上，有黄金构成之地，坦平如掌……中央有各种宝物构成之山王须弥山，如水

磨轴心，乃天然生成者。”<sup>⑤</sup>这一记载与汉族关于盘古氏开天辟地的神话相比毫无逊色。徐整著的《五运历年记》说：“首生盘古，垂死化身，气成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珠石，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则神话虽然不科学，却也反映了汉族先民极其丰富且又大胆想象力。随着社会进步和文化的发展，后来又出现了“五行说”这一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藏族关于天地万物生成的神话，虽然没有《五运历年记》那样离奇大胆，相比之下，却更有哲学宇宙观的意义和价值。

它虽然基本上是从佛教神话中承袭来的，但是，如果我们拨开关于宇宙本原是虚空的佛教唯心主义的迷雾，仍可见其朴素唯物主义因素。古代的藏族人由于在实践中与风、水、土打交道较多，所以在具体描述中，往往习惯于用自己所熟悉的东西，如风、水、土来解释世界。为此，他们首先把风、水、土、山等具体的物质形态看成是物质世界的本原。至于“风轮”说是否就是古代藏族先民关于星云说的天才猜测，风、水、地、山的具体描述，是否受了古代印度“四素”说或中国汉族关于“阴阳五行说”的影响，或是自己的独创，或是上述几种情况兼而有之，笔者没有作过考证，不敢妄加断言。但是，关于风、水、地、金山等具体描述和宇宙是“天然生成”的思想，与古印度和中国汉族关于宇宙本原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不仅说明，人类思维的发展都遵循着共同的规律，而且也说明了古代藏族先民关于宇宙本原的思想是极其天才和十分可贵的。

人类早期哲学告诉我们，古代朴素唯物主义的宇宙观往往同朴素辩证法思想浑然一体，自然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藏族早期哲学中，又一次得到了有力的证明。古代藏族在对世界的某种总的看法中，不仅有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而且还包含有朴素辩证

法思想的萌芽。这种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萌芽不仅体现在关于天地万物怎样生成的天才猜测中，如用天地、阴阳的分合来说明“斯巴”的形成，用“十方风起，互相鼓盪，形成风轮”来说明宇宙起源等等，而且还体现在关于沧海桑田的传说中。在古代藏族中间广泛流传着这样的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这里是一片无边无际的大海，海边是茂密的森林，林中是鸟兽的乐园。一天，海里突然来了一头巨大的五头毒龙，把森林捣得乱七八糟，又掀起万丈海涛，摧毁了花草树木。生活在这里的飞禽走兽预感到灾难临头，正在绝望之时，突然在大海的上空飘来了五朵云彩，变成五部慧空行母。她们来到海边，施展无边法力，征服了五头毒龙。在众鸟兽的苦苦哀求下，五仙女大发慈悲之心，决定留下来与众生共享太平之日。五仙女喝令大海退去，于是，东边变成茂密的森林，西边是万顷良田，南边是花草茂盛的花园，北边是无边无际的牧场。那五仙女变成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五座主峰：祥寿仙女峰、翠颜仙女峰、贞慧仙女峰、冠咏仙女峰、施仁仙女峰，雄踞在西南边陲，日夜守卫着这幸福的乐园。那为首的翠颜仙女峰便是珠穆朗玛。直至今日，当地人民还称它为“仙女峰”。<sup>④</sup>西藏高原由沧海变成，已被今天的科学所证实。但在古代，就有了这样神奇美妙的传说，我们不能不为藏族先民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想象所叹服。

## （二）充满佛教色彩的宇宙模式论

天地形成之后是什么样的呢？我们人类的祖先凭着感性直观往往把天地看作是浑然一体的东西，并凭着他们智力所及的最大想象，认为天地就是整个宇宙，这个宇宙在早期人类的心目中是什么样的呢？由于生活环境和水平不同，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类祖先，都按照各自的方式和习惯描绘了他们心目中的宇宙。汉

族地区有所谓“盖天说”，认为“苍天如圆盖，陆地如棋局”，富有浓厚的内地农业民族特色。公元五、六世纪，我国北方草原上流行着一首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最具北方草原特色的诗，把漠南一带草原风光和兴旺发达的畜牧业景象，极其生动地展现在我们面前。读之，意味盎然，令人赏心留盼，不能自己，犹如置身于苍茫辽阔的大草原上，穹庐形的天恰似一座大蒙古包，笼盖在四方原野之上，这就是北方游牧民族先民朴素的宇宙观念——天圆地方说，它与汉族早期的盖天说相比，不仅毫无逊色，而且还以它那浓郁的草原气息和独特的游牧民族特色，令后人人为之倾倒。藏族先民和其他民族先民一样，以其独特的风格和天才的想象，不仅形成了自己早期的宇宙观念，而且还有十分丰富的关于宇宙模式的描绘。古代藏族先民凭着自己天才的想象，提出自己的宇宙观，认为最初的宇宙是处于一种虚无缥缈、无边无际的虚空状态，世间万物就是在这无限的虚空中形成、存在和发展的，并根据他们天才的想象，给我们描绘了一幅独具雪域高原特色的宇宙模式：

在虚无缥缈、“无有边际”的虚空中，“十方风起，互相鼓盪，为风十字，更成风轮，其色青灰，其质坚硬，……其广则无可计数”。<sup>⑦</sup>这是在虚空中产生的原初世界，这个原初世界是由虚空中产生的大风“互相鼓盪”而形成的，呈青灰色，质是坚硬的，这个“其广则无可计数”的原初世界就是由虚空中形成的宇宙的第一个层次；接着又描绘了第二个层次：在“风轮之上，有水积聚，成为大海”；第三个层次：在“大海之上，有黄金构成之地，坦平如掌，……中央有各种宝物构成之山王须弥山”；第四个层次：在“须弥山上间隙处，有阿修罗城。……如梵塔之层累而上然”。<sup>⑧</sup>

以上即是古代藏族先民为我们描绘的关于世界的模式：在

空中产生大风并形成风轮；在风轮之上形成大海；在海上有黄金构成之大地，大地中央有山王须弥山；须弥山周围有七金山；须弥山间有阿修罗城，山顶有各种宫殿。按层次分为地下世界、地上世界和天上世界等等。虽然这一关于宇宙模式的神话直接采自佛教，不是藏族先民的独创，但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过世代相传，藏族人民已经用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习俗，把这一神话融化为具有雪域高原特色的关于宇宙模式的思想，佛教文化作为一种广义的人类文化和意识形态，对于当时藏族思想文化的进步，朴素宇宙观念的丰富和发展，无疑起了重大的作用。藏族先民们的这种善于引进、学习、吸收、融化外族文化，勇于探索，富于想象的精神，令后人敬佩。

尽管各民族历史上开化的早晚不同，居留于史前期的历史久暂各异，但是，神话作为人类幼年时期的生活和思想的反映，古代藏族先民给我们展示的具有浓厚的雪域特色和高原气息的关于宇宙模式的描绘，为我们创造的异乎寻常的艺术风格、艺术魅力和价值，并不亚于古代印度关于神创天地万物的神话和中国汉族关于盘古开天辟地的神话，如果我们再探究一下其中关于世界的本原和万物生成的哲理，不难看出佛教唯心主义关于宇宙生成和深宫密殿式的世界模式论的影响。但是，只要我们拨开佛教关于天上世界和地上世界，人间与地狱等臆说的迷雾，就可以看到这则神话中关于宇宙生成的具体论述及其关于世界模式的猜度，为我们研究人类早期的宇宙观念和抽象思维的规律，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

首先，这则关于宇宙生成和世界模式的神话，蕴含着十分可贵的关于宇宙无限的思想，提出了我们所置身于其间的世界，“其体虚空，无有边际”<sup>④</sup>的论断。尽管这种“无有边际”或“其广则无可计数”的无限宇宙观，是在宇宙的本原是“虚空”这一佛教唯心主义的前提下提出来的，而且，与古希腊的思想家

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世界的本原是“无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阿尔希特提出的关于如果有所谓世界的边缘，那么，站在这个边缘上，是否能够把一根拐棍伸到世界以外的疑问，以及中国汉族哲学关于“天了无质，仰而瞻之，高远无极”等朴素的宇宙无限观相比，虽然没有这些思想和论断流传那样广泛，影响那样大，但是，古代藏族关于宇宙“无有边际”思想的深刻性与上述思想相比，毫不逊色。

其次，这则神话对世界模式的描述，特别是对世界模式的每一具体层次的描述，诸如风轮、大海、黄金构成之地、须弥山等的描绘以及“天然生成”的思想，无疑是其中的朴素唯物主义的早期萌芽，有著名的“宣夜说”和“浑天说”，尤其是“浑天说”关于“宇之表无穷，宙之端无极”的论断，以及《尸子》中所提出的“上下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日宙”的宇宙模式和时空统一的思想，不仅远远超过了西方哲学关于同一思想的描绘和猜测，而且，还与现代科学所描述的四维空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藏族关于世界模式的描绘，虽然不能与之相比拟，但是，作为研究人类早期宇宙观念的珍贵史料，它的价值是不能低估的。

再次，这一神话所揭示的关于“十方风起，互相鼓盪”；“水积聚，成为大海”等朴素辩证法思想，也是极其可贵的。藏族哲学揭示的这种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因素的结合，再一次给我们证实了一个真理：人类早期的哲学思维尽管都是以朴素直观的形式表示出来，但是，这些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往往是同朴素辩证法思想结合在一起的。古代藏族，虽然地处极为偏僻的雪域高原，文化十分落后，但在思考和回答诸如天地缘何而始，宇宙万物自何而来，我们自身所在的世界是什么样的等一系列重大哲学问题时，也遵循了同样的规律。因而、在我国，比较哲学的研究，就不能不考虑少数民族哲学的存在和它在整个哲学中的地位和作用。

### （三）猕猴变人与藏族的由来

人类自何而生的问题，对于人类自身来说，曾经是一个极有诱惑力而又长期难以猜度的宇宙之谜，各民族在很早就都提出并按照自己的认识和习惯回答了这个问题。但是，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和限制，又极难找出正确的答案，于是就求助于各自然崇拜的神灵，正是在这种不能尽同的种种神话中，孕育了未来哲学宇宙观的思想萌芽。

在漫长的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民族都有他们各自开辟的神话，中国汉族有“女娲氏抟黄土为人”的神话；西方《圣经》里有上帝创造亚当和夏娃而繁衍人类的神话；古代藏族也有自己关于这方面的神话。在藏族民间广泛流传有关猕猴变人和藏族来源的神话：

居住在普陀上的观世音菩萨，为一只神变来的猕猴，授了戒律，命它到雪域高原去修行。

这只神猴来到雅砻河谷的山洞里，“潜修慈悲菩萨心，并于甚深妙法空性，生起胜解”的时候，“一个为业力所逼之岩罗刹女”来到这里。这个女魔对猕猴施尽淫欲之计，提出与猕猴“结成婚媾”。猕猴不肯应允，答到：“我乃圣观音之具戒弟子，如为汝夫，破我戒行矣”。那女魔更进一步“诱以淫欲”说：“汝不娶我，我即自戕”，说罢便娇滴滴地躺在猴猴面前不起。女魔见猕猴执意不允，又起来哭着对猕猴说：“我乃前生注定，降为娇魔，今日专门找你作为恩爱的人。如果我不能成你的眷属，那日后必定成为‘魔侣’，杀害那万千有情的生灵。并要生出无教魔子魔孙。那时，雪域高原，都是‘娇魔’的世界，更要残害众多生灵，所以，还是请慈悲许我吧”。那猕猴因是菩萨降世，听了这番话，心中自念道：“若为彼夫，则破戒行，若不相许，即造

大罪”。想到这里，便一个跟头，回到观世音菩萨处启请良策，那观世音想了想说道，这是上天之意，是个吉祥之兆，你能与它结合，在此雪域繁衍人类，是莫大的善事。作为一个菩萨，理当见善而勇为，速去“作罗刹女魔之夫”！于是猕猴与魔女结为眷属，生下六只性情各异的小猴，被送到果树林中，各自觅食。

三年后，那父猴前去探望子女们，发现已增殖到五百只了。这时，林中之果被吃得即将枯竭，众小猴向老猴呼道：“将何食耶。举于当空，厥状至惨。”那父猴见此情景，自言自语道：我生下这么多后裔，是遵照观世音菩萨的旨意，今日之事，使我伤透了脑筋，不如再去启请观世音。想到这里，旋即来到观世音处，观世音说：你的后代，我能够抚养。于是从须弥山取来青稞、小麦、豆类、荞麦、大麦天生五谷种子，撒向大地，“大地满生不种自收之谷”，众猴因饱食诸谷，尾巴渐渐变短了，能说话了，于是逐渐变成了人。这就是雪域高原上的先民。

这是在藏族民间广为流传的关于猕猴变人和藏族由来的神话。这则神话，最早的文字记载见于松赞干布的《五部遗教》一书，在布达拉宫和罗布林卡的壁画上，也有反映。据传说，那神猴住过的洞穴，就在泽当附近的贡布山上，而“泽当”也因是“猴子玩耍之地”而得名。又据说，离泽当不远的撒拉村，就是传说中的第一块青稞地。直至今日，每逢播种时节，人们都要到这里来抓一把“神土”，以求祖先保佑得丰收。这则十分动听的神话传说虽然通篇都笼罩着佛教关于西藏是观世音菩萨化度之国土的臆说，但是，如果拨开这层佛教唯心主义的浓烟迷雾，它十分生动地反映了在西藏高原的雅砻河谷一带藏族原始先民的生活。六小猕猴的描绘，生动地再现了西藏高原原始居民，在果才丛生的河谷山林之中，与鸟兽为伍，过着食野果，穿树皮的采集原始生活。五百猕猴的描述则反映了西藏高原原始先民由采集生活向农业发展的漫长进化。解放以来，在林芝、墨脱、昌都等地的考古

发现中，特别是在卡若遗址，证实了这一神话的科学价值。所以说，这则反映原始人生活思想的神话传说，是我们研究西藏高原藏族先民“原始文化”的极有价值的珍贵资料。

中国和古埃及是历史悠久、文化发达的国家。藏族同汉族以及古埃及人相比，虽然进入文明的时间和民族形成的时间都较晚，加之藏民族地处青藏高原，交通闭塞，文化落后，所以藏族关于开天辟地的神话自然没有汉族“女娲氏抟土为人”和古埃及“赫奴姆用泥造人”的神话那么历史悠久，流传广泛，影响深远。但作为氏族早期的开辟神话，藏族关于猕猴变人的神话同汉族“女娲氏抟土为人”，埃及“赫奴姆用泥造人”（包括后来在这两个民族中流传的由鱼变人的神话）以及印度婆罗门僧侣的《摩拿洁典》、基督教的《圣经》和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关于神造万物的神话相比，不仅具有自己独特的民族和地域风情，而且还具有上述诸民族神话所不具有的天才的科学猜测和价值。如果说，后来在汉族中间以及古印度和埃及广为流传的由鱼变人的神话，已经具有了某种关于物种变化思想萌芽的合理猜测的话，那么，藏族关于猴猴变人和藏族由来的神话，则给已经包含了由猿变人的天才猜测和发展的思想罩上了一层观世音菩萨化度的灵光，但仍泯灭不了古代藏族人民创造性和智慧的光芒。

13世纪初，瑞典的生物学家林耐创立了分类学，他对人猿进行比较研究后，提出了“人猿同类”论。这是人类起源认识史上的一大进步，为正确认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打下了科学基础。19世纪初，法国的博物学家拉马克，通过比较解剖学、生理学、胚胎学和考古学等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一“由猿变人”的理论。这使人类起源认识史上的研究走上了科学的轨道，为解开人类起源之谜奠定了科学基础。藏族关于猕猴变人的神话，自然不好与拉马克的“由猿变人”说相提并论，硬行比较。因为前者是笼罩在观世音菩萨化度这一迷雾下的人类早期

神话，而后者则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关于人类起源认识史上的科学新成果，但是，如果剥开笼罩在这则神话上的神秘色彩，我们可以发现，藏族关于猕猴变人和藏族由来的神话，尤其是其中关于五百小猴吃各种杂粮后，逐渐失去动物特征转变为人的天才猜测，与拉马克的科学结论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它的价值，不仅在于提出了猕猴变人的猜测，更重要的还在于这一天才猜测，是在生产力发展极端低下，文化极其落后，佛教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奴隶社会提出来的，而且是在极其偏僻的雪域高原提出来的，这一点我们不能不为藏族先民的天才和智慧叹服。

原载《思想战线》1984年第6期

注释：

- ① 斯巴：藏语，意为存在、有、宇宙的意思。
- ② 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38页，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由旬：印度古代计里数的单位，《维摩经注》：“上由旬六十里，中由旬五十里，下由旬四十里”。
- ⑤⑦ 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 ⑥ 赤列曲扎著：《西藏风土志》第1～2页，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 ⑧ 同上书，第2页。
- ⑨ 王沂暖译：《西藏王统记》第1页，商务印书馆1949年版。

## 《米拉日巴道歌》佛教哲学思想初探

白玛旺杰

### （一）作者身世及生平

据后藏癡僧庆如迦·乳毕坚金（公元1452——1507年）所著《显示解脱和成佛道路瑜伽自在大士米拉日巴尊者传》记载：米拉日巴尊者于庚辰年即公元1040年生于阿里贡塘地方，其祖先属伍茹北部草原上的琼波部落。“米拉”即是其族姓的别名，由于朝拜神圣山脉，周游到拉堆绛（即今定日县境内），获得钱财甚多，遂在此定居。后因赌博输掉房屋田产，只好远遁他方，来到芒域贡塘的江安寨地方后传嗣。

米拉日巴父亲因经商而发迹，遂与当地富豪人家之女娘察嘎金小姐结为伉俪，生下一男一女，男的即是米拉日巴。米拉日巴本名堆哇噶，意即闻喜。七岁时，其父患重病，医治无效，不久离开人世。其母年方二十四岁。父亲去世后，伯父、姑母抢占了他家的全部家产，从此，孤儿寡母三人过着贫困的家奴生活，备受欺凌。

为了报仇雪恨，米拉在母亲的督促下，毅然前往雅垅地区（今山南乃东县境内），于有名的咒师聂·雍仲措杰前求学咒诅法，并在藏绒鲁库隆地方，向喇嘛云登加措学会放冰雹法术，然后用所学咒诅法，将伯父之子、亲友等仇敌共二十五人咒杀于塌屋之下。伯父、姑母幸以身免；后又以降冰雹法术将即望丰收的全

村庄稼毁于一旦。

后来，米拉日巴深悔罪业，转信佛教，为了求得一清净正法，以消罪孽，米拉日巴来到藏绒地方（今西藏仁布县），在精通大圆满法的绒敦拉迦大师处学习“大圆满教法”，后因因缘不济，虽经修习，然收效甚微。遂于公元1078年投靠当时西藏著名佛教大译师玛尔巴足下修习佛法，历经七年蹉跎岁月。玛尔巴大师为了清净他以前的“诅咒”、“降雹”、“杀生”的罪障，其初未传正法，而是令他苦作劳役，米拉毫无怨言，全力为之。经过这种苦行折磨之后，终于得到了师父玛尔巴的器重，将所有的密宗灌顶教授，甚至将包括“那若六法”<sup>①</sup>等心要法门也传授给了米拉日巴，并赐密名<sup>②</sup>为贝协巴多杰。

于是，米拉日巴便重返阿里，“隐遁于山岩，唯着白棉布衣，采食荨麻度日”。刻苦自励，专诚静修，开始了他苦修密法生涯的重要历程。《米拉日巴传》<sup>③</sup>中说“我在洛扎的达尼扎观修。这期间，我点燃酥油的供灯，放在头顶上。灯火未熄灭以前，我端直坐着纹丝不动，不分昼夜地勤奋修持”。就这样潜心修行九年，终于即身证得最胜悉地。他了悟到瑜伽士所修证的空性是：平等、无可言说、无可分别等，这些也就是与灌顶相应的金刚密乘道次第的见解，为了把所理解的求得现证，因此，“身体应让其劳顿，饮食应让其粗劣，心应让其随业安排，一意向法，随缘任运，死随它死，所来平等一味”<sup>④</sup>。这说明米拉日巴虽然隐逸山林，衣薄食单，景况艰难，但仍修持不减，证得佛教真谛。

此后，米拉日巴下山迁居，游学于阿里、芒域、岗底斯山、定日、尼泊尔等地区。于各种根器者传授佛教密法，为众生指出解脱之道。米拉日巴主张实修苦行，反对专讲名相，博通空洞教理者；借用道情歌词向数千徒众及群众传授佛法，他的这种真实苦于、坚持不懈、刻苦修持的精神赢得了佛教信徒和世俗群众

称道和敬仰，尊称他为“大圣人瑜伽大自在大士”。印度著名的密宗大师达玛菩提慕名专程来到伯波宗与米拉日巴相会。彼此交流亲证体会，谈论佛教奥义。印度大师对米拉日巴的功力非常欣赏，并对米拉日巴顶礼膜拜；藏传佛教觉域派的创建者、印度金洲大师的著名弟子帕当巴桑杰也在定日与米拉日巴相会，互相较量修行功力，端坐于一根草尖上。其二者脉风功力相当。帕当巴桑杰还从米拉日巴处学得“那若六法”等一些心要法。

米拉日巴在四十余年的传教修行生涯中，培养了不少高僧大德，最优者为热穹巴与达波拉结。热穹巴曾两次赴印度学法，从那若巴与美札巴二人的亲教弟子替普巴处学完印度著名的“无身空行九种法类”。返藏后，便将所学六法奉献于其师米拉日巴。米拉日巴又以此法传宗，流传下来则名为“胜乐耳传”；热穹巴自己传给别人的则名为“热穹耳传”。米拉日巴的第二大弟子达布拉杰，幼年学医，造诣甚深，遂有达布拉结之称（拉结：神医）。后于公元1110年师事米拉日巴学法十三个月。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达布拉结得到了米拉日巴的赏识，授以金刚亥母灌顶，并将米拉之特别法要传给他，他以此法修习，得到“证验”。再受拙火定法，得大成就。他著有《解脱道庄严论》。此论冶噶当派的教法与米拉日巴的密法为一炉，从而形成了“大手印”为主的噶举派独特的佛教思想体系，从此，开了一代噶举派教法的先河。

米拉日巴享年八十四岁，于公元1123年在郑区示现圆寂。继他之后，噶举派发展很快，分为所谓“四大八小”等若于流派支系，其法脉来源，大多是承继于米拉日巴。

## （二）道歌中的中观思想

在理论上藏传佛教大多承袭印度佛教大乘中观思想。到了公

元10世纪，以大乘空宗理论为中心的《般若婆罗密多经》等佛典在西藏流行以来，藏族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对于印度佛教般若空宗，各自有不同的理解与发挥。

达布噶举的宗见，属于中观应成见。米拉日巴的亲教师玛尔巴译师说：“悟法性无生，心把握空性，见离戏本元，现证三种身，从此断戏论”<sup>⑤</sup>。这就是说通达了心性，法性本来无有、无生。即认识到了由谛实空的心性，此心性又依空乐双运教授而修行才能现证三身<sup>⑥</sup>。米拉日巴把所悟到的见地，请求玛尔巴大师斧正。米拉日巴说“总之，生死涅槃等一切法皆是缘起，万法的根本是这个心，它是不落方所的，若为邪见道所引的缘起，其果则是轮回；为殊胜心道所引的缘起，其果则是涅槃。此二者的本质为空性光明，那是确定无疑的”<sup>⑦</sup>。从这里可以看出，此时，米拉日巴已悟到缘起性空之理。就是说万法从缘而有，法无自性本空，学人要把“空”、“有”两方面很好地结合起来成为圆融无碍。悟到了这个真理性的见解，便能得解脱成涅槃，若其思想被妄念邪见所迷乱，则是生死轮回。米拉日巴所有道歌中所宣说的正见，大多与中观应成派见相契合。例如在赠《长寿五仙女》的道歌中，米拉日巴唱道：

“顺应你等劣慧想，佛祖宣说一切有。  
若于胜义谛来讲，一切皆空佛亦无。  
无观修者无所修，无所行地亦无道。  
无所证身亦无智，故此亦无涅槃言。  
唯有名言假立已，三界有情与器世。  
本无有故而非有，本无体故无俱生。  
无业力亦无异熟，是故无有轮回名，  
究竟之义即如是。”<sup>⑧</sup>

这就是说，世俗谛承认世上的一切事物都是客观存在、实有的，但是在胜义谛中“生死涅槃”一切诸法，包括佛本身在内都